

生/活/随/笔

## 半亩花田



宋燕

书房的窗外有阳台。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片，但上承日月星辰，下接清风雨露，想来想去，别无它用，却刚刚适合用来建造一方花园。

于是，买砖、和泥、砌栏、培土……有老友得知我造园，特地去故乡的深山挖了一大束野蔷薇寄给我。当年留校任教的同事也寄来几棵校园里的栀子花，祖母从她的花盆里分给我几株茉莉，我又去小区后面的荒园找来几棵牵牛、紫竹梅、猫眼草……东拼西凑，一方小小的花园竟也像模像样了。

相对那些雍容华贵又端庄典雅的花，我更爱那些生长得自由自在又恣意热烈的草木。所以，我选择造园，而非盆栽。我总觉得，即使是养在自己家里，也应该最大限度地让自然间的草木，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。同一片园子里，虽然各自盛放，但它们的根，或许早已在泥土下连为一体。草木，也应该有自己的同伴或是朋友。那是根之所牵，心之所系，情之所依。

因为从小见祖母养花，也算耳濡目染，所以知那花草如人，亦各有性情偏好。譬如蔷薇喜阳，兰花好阴，栀子爱润……分门别类浇水、施肥、培土……没过多久，一园子的花竟也开得郁郁葱葱。

暮春的清晨，洁白的茉莉轻轻睁开清澈的眼，紫色的牵牛吹起快乐的小喇叭。仲夏的黄昏，五彩的蔷薇铺满墙角，碧绿的猫眼草在温柔的晚风中轻轻歌唱。我便常常一把逍遥椅，一壶茶，在花园边闲坐。

渐渐地，花园里也有了野草。大约是种子一直埋在泥土里，或是远方的鸟儿无意间叨落了果实，阳光雨露，机缘巧合，那种子终于生根发芽，拨云见月。虽是野草，我却舍不得除去它们，于是便欣喜地看着它们在花园里安家落户，再悠然自得地走过这花开花落的一生。

老去的荠菜，长成铃铛草，三叶的酢浆草，开出粉紫的花，金色的蒲公英，结成绒球果，微风起时，那些绒球果瞬间飘散，从此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。想来，那些寻常的草木竟是这般伟大，它们用尽毕生心血开成花、长成果、结成籽，再亲手将自己的孩子送走，让孩子独自去追寻或是完成自己的一生，即便摸爬滚打，即便今生再无相见。

花园虽小，却挡不住草木繁茂。温暖的春阳下，那花叶之间，竟然亦有了蜂蝶。彩蝶如风，轻盈飘飞，像是一朵自由飘飞的花，蜜蜂振翅，徘徊花蕊，像是在与花朵交流脉脉心事。蔷薇有刺，却偏偏没有哪只蝶因刺而伤，蜜蜂有螫，却偏偏没有哪朵花因螫而蜇。原来世间万物，虽各有利器，却又各有皈依。万物有灵，亦万物有情，所以和平共处，相安无事。

盛夏的时节，花园里常常落有死去的蝶。蝴蝶成虫的生命通常不会超过一个夏天，花开时生，花未落时却已死，纵然短暂，却一生都在极致地绽放，即便肝脑涂地，但夫复何求？

暮春的夜里，睡梦之中，忽然被一阵猫叫声惊醒。静谧的春夜，那猫叫声显得尤为凄厉，刺耳，令人心烦意乱，彻夜难眠。第二天清晨，开门一看，只见花园里的猫眼草被压倒一大片，刚刚含苞的茉莉也枝叶残败，猛然想起，这应该是昨夜的猫儿吧。春夜猫叫，这小小的花园竟然成了流浪猫儿的情场，不仅不生气，还暗自地高兴。虽然弄坏了我的花，可是却成就了一对有情的猫呀。

祖母是在一个仲夏夜里去世的。那天，当我送走祖母再回家时，已是夕阳西下，微风渐凉。一个人吃过晚饭，躺在花园边的竹椅上乘凉。此时，天边云开雾散，皓月东升，耳畔清风徐来，夏虫低吟。花园中，野蔷薇开到荼靡，栀子花暗吐幽香，紫竹梅沿着阳台的栏杆牵牵绊绊倾泻而下，唯有祖母留下来的茉莉刚刚结成碧绿的花骨朵，含苞待放。想着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花，仿佛各有前世今生，却又因缘相聚，便觉人间之美，莫过于这因缘和合，聚散无常。

默默闭上眼，缓缓摇起手中的大葵扇。恍惚中，我似乎又回到童年的夏日里，祖母系着蓝底碎花的围裙，一手端着一只大搪瓷碗，一手采摘着清晨里初绽的茉莉，那小小的花儿一朵朵盛在碗里，白如玉，清如露，皎如月。我轻轻地唤着祖母，祖母便转过身微笑着看着我，然后伸手将一朵洁白的花轻轻簪在我的鬓边……

花香缠绵，我猛然醒来。一睁眼，只见夜已深沉，而花园里的茉莉，正悄然绽放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)

诗/绪/纷/飞

## 诗客



诺布朗杰

清风歌唱，流水抚琴，群山在远处按兵不动  
我携诗而来。山水皆入我诗

江湖恩怨看透。功名利禄放下  
身为诗客，我要耗尽我一生磨一首首诗出来

不谙世事，不顾民间疾苦，独一人无病呻吟  
断然成不了诗客的

在人间行走，就得身怀绝技，就得讲道义  
糊弄谁呢？你那个哪里是绝技，那是杂技

人生不过三两碎银，把自己弄得忙忙碌碌的  
不如留下几首诗。当剑用

无马可骑。我只身一人，徒步丈量天涯  
此时，天地皆在我心。我把天地纳入我诗中  
(作者系甘肃省舟曲县作协主席)

往/事/回/首

## 高考后，父亲教我吹笛子



牟方根

我是1992年参加的高考，考试时间在7月的7、8、9日三天，比现在的高考整整晚1个月。顺序上是先填报志愿，后参加高考，不像现在高考分数出来后才选填志愿。

高考结束到分数公布前的那段时间里，我的情绪是波动的：一方面，认为高考结束便意味着“熬出头”了，得好好放松一下自己，弥补多年来寒窗苦读的艰辛。另一方面，我忧心忡忡，自己的文化功底究竟如何，高考最终能考得怎样的分数？我甚至不敢去设想，高考一旦失利，就像是精心搭建的城堡在瞬间崩塌，那将是何等伤感与失落……

这一切，父亲看在眼里。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有如薄雾般的月光袅娜地洒下银辉，朦胧地照射进屋来。父亲特地来到我的卧室，与我谈心：“儿子啊，高考后如何心理调节，十分重要。首先，你要认识到，高考并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，它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旅程、一个节点，是高中生活的结束，也是未来新生活的开始。你不妨利用这段时间，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将来，比如考上大学后怎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并为之去努力。即使今年没考上，你可以选择复读，从头再来、东山再起……”

子夜时分，皓月当空，银河闪烁，星辰璀璨，这一时刻的胜景，仿佛可以让人忘记所有的忧愁，沉醉在曼妙中。父亲又想到了什么，提议道：“要不，我来教你吹笛子。”于是，父亲返回他的房间，从书桌的抽屉中取来相伴他多年的笛子。

笛子是民乐中具有代表性的横吹木管乐器，父亲是方圆百里的“吹笛高手”。他吹出的笛音，很动听、很悦耳：时而高亢嘹亮，时而悠扬低诉，时而跳跃欢悦，时而细腻婉转……

在父亲的精心传授下，我从吹笛子的气、指、舌、唇四大基本功练起，逐步熟悉了“颤”“叠”“振”“打”等演奏要领，进而掌握了颤音、虚颤音、波音、叠音、打音、吐音、滑音、刹音、强音、泛音、历音等难度技巧……

7月25日中午，我正在家里学吹笛子曲目《小白菜》，从高中学校传来喜讯：我以463分的高考成绩，超过专科投档线8分。那天的笛子，我吹得格外欢快活泼。

9月3日，我被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（现重庆文理学院）政史系政治和历史教育专业录取。入学之后，凭着吹笛子的“雕虫小技”，我被推选为班上的文艺委员。

高考后，选择学一项特长技艺，不仅可以度过一段充实而有意义的时光，还能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好准备。想到此，让我再说一声：父亲，谢谢您！（作者系万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）

读/与/思

## 在爷爷的唢呐声中成长

——读刘泽安长篇儿童小说《爷爷的唢呐》

衣境

看完刘泽安的《爷爷的唢呐》之后，我问儿子，有爷爷的滋味儿是什么？他有爷爷，但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，在我父亲还很小的时候，爷爷就去世了。

刘泽安在《爷爷的唢呐》里的主角牛雨菲是幸福的，她不仅有爷爷，爷爷还会吹唢呐，还有永城吹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“大爷爷”，关键还有国家重视非遗传承的政策和实践。在永城中学没有开设唢呐这个非遗传承课程的时候，牛雨菲的爷爷似乎有些不讨喜，他经常烂醉如泥。爷爷的唢呐，只能藏在阁楼里，爷爷也只能悄悄地去红白喜事家里吹；吹唢呐的刘班主“大爷爷”，也不过是红白喜事那个吹打助兴的人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时兴请吹唢呐了，生意也不再那么好了。吹唢呐成为乡村里挣不了钱、养不了家、上不得台面的手艺。

学校在区教委和区文旅委等部门的安排下，将永城吹打这项国家级非遗传承课在永城中学开设，唢呐，便逐渐被老师、学生、家长认同。爷爷转身成为了雨菲他们的私教老师，雨菲妈妈也不再讨厌爷爷吹唢呐，“大爷爷”刘班主和他的徒弟们也被请进了学校，走上了学校的讲台。

牛雨菲他们传承的，是吹唢呐这门非遗技艺。当然，他们传承的又不仅仅是技艺。通过学唢呐，雨菲他们获得了欢乐的时刻。通过学唢呐，雨菲和同学之间的友谊加深了，和老师相处更加融洽了，和家里人的沟通也更加顺畅了。通过学唢呐，雨菲他们锻炼了意志。“我”向爷爷讨教，请他选一个好吹的曲目，适合学生吹又有点难度的。爷爷回答说：“哪有好吹的唢呐乐曲？每一首乐曲都要认真练，几十上百次地练，练得腮帮子肿了，张开嘴巴吃饭都困难，那才有可能把一首唢呐乐曲吹好。”于是，通过苦练，他们成功了，凤凰组合走出了学校。在学习这门技艺的同时，雨菲他们掌握了学习的技巧，磨砺了意志。

较为独特的，是小说采用的视角，第一人称“我”——牛雨菲和第三人称——上帝视角的转换。刘泽安为了展示局部和全局，在两个视角中转换，比如在呈现雨菲找竹子、练习曲目的过程，大家一起的活动，用了第一人称，在呈现萍萍、潘潘、少爷他们三个找竹子的过程、各自练习曲目的时候，在呈现外国友人参访情景的时候，用了全景式的第三人称视角。

这种处理，无疑呈现了一个群体：牛雨菲、雨菲四人凤凰组合，永城中学师生的非遗传承，西南地区的非遗传承。这样处理，无疑呈现了山区农村的整体现状，让永城吹打呈现在整体之中，客观还原了它在社会中、生活中、学习中的本来面貌。但是，小说在展示唢呐制作工艺之时，过于琐碎，拘泥于流程和尺寸之间，显得有些枯燥，不那么好看。当然，这些都瑕不掩瑜，《爷爷的唢呐》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展现山区农村孩子成长的儿童小说。

(作者系石柱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